

业内人士建议建立社会共治机制

朋友圈投票成为灰色暴利产业

“亲,帮我孩子投个票吧”“今天继续投哟,一天3票哦”……相信不少人在朋友圈或微信群中都收到过类似信息,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负担。

近期,浙江省教育厅发布通知,明确规定凡是涉及学生(幼儿)个人荣誉的各项评选活动,原则上不得采用面向社会的网络投票。这一规定让网友纷纷点赞支持,并被建议向全国推广。几日前,江苏宿迁也出台了相似的规定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无论是组织投票的教师,还是参与拉票的家长,大多对这种变味的评选形式不胜其烦。不过,也有业内人士认为,一些活动仍然需要借助网络投票,扩大参与度,因此不能对网络投票“一刀切”的否定,而是将其置于有关部门监督下,有序、公平地进行。



朋友圈投票令人反感

种类繁多、次数反复的网络投票,几乎成为朋友圈一道“风景”。实际上,无论是被邀投票者,抑或是拉票者往往都不胜其烦,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。

朋友圈投票,真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存在。对方没完没了地拉票让人很反感,甚至一言不合就拉黑好友——这是北京女孩林雅丽对于朋友圈投票甚至拉票行为的评价。

事实上,林雅丽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抵触。

“记得2014年刚上大学时,各种社团比赛、班级比赛都很流行使用微信朋友圈投票,我们当时刚接触这种线上投票,很多人带着一种集体责任感,积极发动微信上的亲朋好友帮忙投票,转发朋友圈。赢了,那是满满的集体荣誉感;输了,满满的惋惜感,想着如果每个人再多争取几票就好了。”林雅丽回忆说,当时的感觉是,“玩的就是人数与速度,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局”。

但后来,朋友圈投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变了味儿。

“朋友圈投票玩的人多了,套路也就多了,关注才能投票,一天只能投一次票,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刷票的业务。一开始大家接触投票还是挺热情的,后来就不想参与投票了,

不想因为投票而打扰到一些人,甚至对别人的投票请求很反感。”不过,林雅丽发现这并非她能“左右”的,因为微信里时不时会突然来一条信息要求帮忙投票,“这个人可能是跟你关系很铁的朋友,也可能是很久不联系的人,甚至可能是陌生人”。

碍于情面,林雅丽还是会帮忙投下票。可是渐渐的事情变得更复杂了——让你投票的人可能是好友,也可能是辅导员、导师、实习领导等。如此的结果就是,不仅要投票,你还要拉票、发投票截图……

她反感的是对方没完没了的投票请求、盲目攀比竞争的心理,甚至上升到道德绑架,比如不投就不是朋友之类。

“尤其是给一些小朋友的投票‘xx之星评选、最佳xx’,我的大学老师也曾委婉地让我们帮忙投票。为给孩子拉票,有的家庭发动所有关系网,将投票链接转发到多个群以求点击,甚至找刷票公司。”林雅丽说,当然,朋友圈投票并不是过街老鼠,“人在江湖,难免会碰上被投票的情况,其实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。要求不过分的投票,能帮忙投票就帮忙,但不要玩得太大,有些人觉得自己人气爆棚,一呼就应,不停地让人投票,最后只会让好友疏远”。

投票背后可能隐藏骗局

在看似简单的投票背后还可能隐藏骗局。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妈妈谢思倩就因参加某项“萌娃评选”而损失6000元。

对于被骗的步骤,谢思倩是这样总结的:

第一步,初尝甜头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赛,通过一篇名为“十万大奖萌宝大赛开始报名啦”的微信文章添加公众号,文章中称只要添加微信,发宝宝照片参与投票,就有机会获得一等奖,奖品可谓相当丰厚。报名参加后,不但不用交纳费用,还真的领到100元红包,从而信以为真,发动身边的朋友一起投票。

第二步,半信半疑。过了几天,发现宝宝与上一名的票数始终差一票。在加大拉票力度的同时,开始怀疑始终差一票会不会是个骗局。然而客服告诉她,是因为有人在刷票。为了让自己的宝宝排名靠前,用客服介绍的刷票人代刷了2000票,一张票一元。

第三步,及时止损。刷票后,名次上升,第二天又下滑。刷票方主动联系,提出再刷一次,有望拿到一等奖。在煽动下,又掏4000元,排名一下冲到了第二。两天后,排名再次下滑。准备直接刷6000元的票,最后其丈夫陈先生知道后及时制止。

“孩子爸爸在调查后发现,大赛没有主办方,没有赞助商,怀疑是骗局,要求退款6000元被拉黑。发现上当后,便报了警。”谢思倩说。

这种“比赛为名营销为实”的操作方式并不罕见。根据媒体在2017年的调查数据,43%的受访者认为,自己朋友圈里的拉票活动已经变成各种商家的营销手段。作为一次营销,主办方肯定更在乎活动本身有多大关注度,而投票数显然就是关注度的一个体现。至于哪个孩子是第一、这个比赛是拼实力还是拼爹,这往往就不在主办方的考虑范围之内了。

刷票价格视难易程度而定

大家都看得见发在朋友圈里的投票链接,但对投票背后的操作又了解多少呢?

记者调查发现,微信朋友圈投票活动背后,活跃着不少专门从事投票、拉票的公司。在与卖家取得联系后,卖家要求添加微信详谈,至于原因,卖家解释称:“先付后投,只走微信不走淘宝,因为虚拟商品风险很大。”添加微信后,记者以某培训学校老师的身份,称要组织投票活动,活动时长半个月。

卖家先是向记者展示了他们设计的投票平台,报价为180元。打开链接后,记者发现,这是名为“晒宝贝餐,赢塞外游”的投票活动,该

活动已报名204人,累计投票25505票,访问量47521人次。页面底部显示:此活动公平公正,禁止刷票,凡后台查实,该选手失去参选资格。

记者随后又添加了一名刷票卖家,当询问刷票价格时,卖家称不同链接报价不同,同一链接不同日期不同时间的报价也不同,波动比较大的是mp链接。至于何为mp链接,卖家的解释是,“复制一下你的投票链接,看到里面有mp两个字母,那一般就是了”。

当记者将上个投票平台的链接发给卖家时,卖家表示每票价格0.12元,都是用不同微信号、不同

ID、各种手机端手工投票刷票,保证票的手工质量。

记者询问卖家能够刷多少票时,卖家回复“300票起投,一小时3000票到20000票”,并且坚持要微信转账,不走淘宝交易。记者从卖家处得知,不同价格之间的区别在于投票是简单还是复杂,有的投票只需要点开链接,点击投票即可,价格低;有的投票需要关注公众号、接受验证码、下载App,价格自然就高。投票量大的话有优惠,比如20000票原价1600元,只需1520元,“在原价基础上优惠80元,快到成本价了。”卖家如此推销。

投票成为灰色暴利产业

灰色的暴力产业——这样的表述来自曾经从事过刷票拉票等相关业务的韩明(化名)。

“大家在朋友圈看到各种投票活动,一般奖品奖金都非常丰厚,而这些奖品和奖金大多都是由赞助商提供的,因为他们达到了通过活动进行广告宣传的目的。”韩明说。

那么作为一些活动的组织者,通常也就是投票的发起方如何盈利呢?

“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获得,直接的方面要么是赞助商额外给付,要么是通过灰色刷票,或者是活动里的支付刷礼物增加魅力值、票数,通过这些直接获得利益。”韩明说,“间接的方面就是吸粉,引导参加投票者关注各种微信公众号或者App、个人号、网站等,才能投票,也就成了强制吸粉。这样的活动一次吸粉都是以万计算,而这些粉可

以后期变现,或者直接卖掉,获利也是非常高的。如果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话,一次活动至少能够获利几万元,如果操作火爆的话,挣10万元以上也不难。”

不过,这并不意味着结束。据韩明透露,有些投票的发起方会在建立起投票平台后,通过后台监控数据,用小号添加选手,然后私聊他们,说是可以提供代刷票活动,一元一票,“而其实哪有什么代刷,只不过是后台修改下数据的事”。

“另一种就更狠了,直接建好投票平台,然后到处发广告,说改进了某个投票活动的漏洞,可以直接改票,如果谁想轻松拿大奖,可以找他们帮忙改票,100票多少钱,1000票多少钱,可以先测试,再收费。”韩明说,如果参与投票者有点心动,他们就开始拉你进行免费测试,让你进入投票活动页面报名,然后按照你

的要求增加票数,结果你信以为真,花几百元投上几千票,让你暂时排第一名,而你就会美滋滋地等着拿大奖,“这个时候,骗子会用同样的手法,去找有同样心态的20个人,让你们互相竞争,看着即将到手的大奖,再想想前面都已经投进去的,算算成本和收益,咬咬牙又会投钱去刷票,结果被忽悠进去几千元,直到你最终惊醒,但为时已晚”。

此外,记者注意到,早些时候,就有公安机关就网上投票活动向公众发出警示:因为投票涉及填写个人信息,确实存在个人信息被倒卖的可能性。微信个人信息泄露只是表层,更大危害在于,不法分子利用你的微信关联信息,获取你的其他网络信息,一旦重要的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掌握,不法分子就会根据信息,给你发送诈骗链接或拨打诈骗电话,就可能带来财产损失”。

遏制网络投票乱象须落实平台责任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浙江省针对网络投票出台规范性文件,是依据教育部相关精神,结合本省实际作出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早在去年1月,教育部就下发《关于规范校园评优选优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》,对网络投票进行规范:对于教育系统之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,针对在校师生所开展的网络投票活动,“除有特别依据,如国家相关部门统一组织外,

一般不倡导、不支持、不宣传”。

在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郑宁看来,微信刷票出现利益链条,最主要的负面影响就是造成公民个人信息泄露,同时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。

对于如何治理,郑宁的意见是落实网络平台的责任,对那些没有尽到监管义务的网络平台进行相应惩处,从而督促网络平台对这种行为进行监管。要加强对公民的培训和教育,提高他们的网络素养,自

觉抵制一些明显收集个人信息的投票行为。相关行业协会也要倡导一种更加合法、公平、科学的投票和评选方式。

“从根本上来讲,就是要增加违法成本,减少其收益。具体来讲,可以加大执法力度,另外也可以建立健全投诉举报以及政府部门的快速响应机制。在此基础上,建立政府部门、企业、行业协会、社会共治的机制,大家共同来治理这个问题。”郑宁说。(赵丽 陈杭)